

——《杂文选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声音

对话

《杂文选刊》 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梁 衡《人人皆可为国王》
廖保平《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徐百柯《满载命运的过山车》
张心阳《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
小 川《今夜无人道歉》
周 彪《一场没有留下后遗症的内战》
张立勤《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淡漠》
张 伟《命运交错的人生关口》
风起云飞《我的葬礼上谁在哭泣》
韩 湖《暂住证的另类价值》

——《杂文选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声音

对话

《杂文选刊》 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话——《杂文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声音/刘成信，王芳主编；《杂文选刊》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407-5852-3

I. ①对… II. ①刘… ②王… ③杂…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74469号

对话——《杂文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声音

主 编 刘成信 王 芳
选 编 《杂文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户春晖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980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62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852-3
定 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杂文十年

——读 2001—2010 年杂文

刘成信

人们习惯以每五年、十年做纪年，而杂文的纪年不得不提到近三十几年的 1978 年做开端。

1978 年 3 月，作家秦牧发表“文革”结束后第一篇振聋发聩的杂文《鬣狗的风格》，从此揭开了中国杂文的新纪年。

到 2001 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杂文有了哪些发展？杂文出现了哪些新作品，哪些出色的杂文作家成长起来了？

2001—2010 年，整整十年过去了，用简单的数字概括，那就是杂文作家有了长足的进步，杂文作品有了空前的发展，杂文报刊有了规模性的增长，杂文图书有了历史性的突破，杂文读者成了图书市场的主力。

不要小看了这个简单的数字估计，这可是共和国前三十年不曾有的景观。

读一读悲愤的杂文《寂寞的“左拉”》吧！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杂文，中原一位屈死的农民，仅有十位作家为之呼吁，而十亿同胞却无动于衷！作者孟波满腔沉痛的情感，对国人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萎靡精神状态，几乎要痛哭失声！

读一读《一个人死了》（朱辉）这篇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情景。一位普通的公民因车祸逝去了，周围的人们不是同情，不是惋惜，不是想到他身后的父母、妻儿，而是一种看西洋景的心态，更有人由于爆料迟了而未领到新闻单位的奖励懊丧不已。人啊，人！许多动物都有同情心，如我们常说的兔死狐悲，而当邻居、同胞离开人世，有些人却无动于衷让人情何以堪！

这十年的杂文，有些要高于前二十年的佳构，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从公

民到草民》(邵筐)是对当今草菅人命的一纸控诉,也是对司法不公的严厉批判;震动全国的赵作海冤案,终结了,可是这起冤案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终结,作家痛定思痛创作了这篇里程碑式的作品。

如果说上述几篇是关于人、关于人命关天的经典杂文,那么朱铁志的杂文《如果我死……》和杨恒均的《卖鹅蛋的婆婆说……》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如何对待人生的两篇杰出杂文。

多年来,多少杂文作家创作了一篇又一篇关于“人死”或“死人”的杂文,其中包括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杂文《死》。但是,我们看到的朱铁志先生创作的《如果我死……》却另辟蹊径,作品以十分新颖的角度,对人们司空见惯的那些明知病入膏肓却用大量公款甚至外汇去延长生命的做法,给予了犀利的鞭挞、嘲讽,甚至憎恶!与这篇经典性的杂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恒均先生的杂文《卖鹅蛋的婆婆说……》,作品以幽默、俏皮的情节,以小说的结构和人物性格创作了一幅二十一世纪的农民风俗画。原来,我们的农民迄今也未脱离因缺少文化而造成的盲目、愚昧状态:听说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以至连发达国家美国也不能幸免,他们便以为美国人连吃饭都得中国百姓救济,于是十分自豪与满足;他们不敢同长途汽车调度有半句争辩,让他们下车就下车;宁肯让“客人”(作者)坐着而让几岁的孩子站着。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童年伙伴“闰土”的可怜形象。然而我们可是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呀!

2001—2010十年杂文可圈可点的作品还有许多,如《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游宇明)、《“摇晃论”》(罗建华)、《伟大的童话》(万钧)、《盛世略编》(刘洪波)等都是这十年中的佼佼者。应当说,这十年涌现出的众多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杂文作家队伍的壮大。

这十年的杂文作者、作家的成长也让人欣慰。有些作家笔法更娴熟、更老到了,而新人面孔则让人有种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朱铁志、徐怀谦、张心阳、吴非、瓜田、刘洪波等已经是当代杂文的领军人物;而刘齐、孟波、阮直、游宇明、狄马、王重旭、刘兴雨、徐迅雷等一批中坚力量即将成为杂文的生力军。

这十年杂文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我认为必须提及,那就是“坚守、提高、发展、创新”。我们对十年来的小说、诗、散文、报告文学等的创作成就比较陌生,无从谈起;但说到杂文,我们必须记住一笔,即杂文一直在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行。

十年来,有些文学艺术门类衰颓了,有些已让民众反感和忧心忡忡,让人诟病的东西不是很少。对此,我们对全国老一辈杂文作家、新生代杂文作家一直秉承批判精神、坚守杂文风骨,感到无比欣慰,并寄语青年一代——把杂文这份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中国自有杂文（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不过一直未有正式名称）以来，就不乏两栖作家，2001—2010十年中，加盟杂文作家队伍的两栖、三栖作家更多，李国文、王跃文、毕淑敏、蒋子龙、沙叶新、莫言、梁晓声、韩少功、迟子建、柴静、孙少山等，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杂文，使杂文增加了宝贵的优秀篇章。

2010年，这个世纪开端不久，有一场空前规模的杂文活动——《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这场活动历时半年，吸引了数万杂文爱好者参与，参赛杂文作品三万余篇，新人辈出，作品之多，影响之深，应算杂文之最。这可以说是一场杂文的总动员，我们的杂文爱好者，不论少年、青年，还是中年和老年，不断增加，杂文事业的更加兴旺指日可待。

不必讳言，杂文事业也不都是一块净土，除了创作题材仍有禁区之外，对杂文与时评之争、杂文创作领域忽略杂文特性及文学性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提出杂文事业需要出色的杂文编辑，如现代小说，如果没有巴金、靳以、张天翼等杰出的小说编辑，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优秀小说；许多作者往往是有经验的小说编辑发现、扶持、催生出来的。所以，我一直以为，鼓励、锻炼、培养、扶持杂文编辑是当务之急。

杂文质量是亟需提高的另一大令人忧虑的问题。只要到各地大小书店走一走，有品位的杂文集非常有限。为什么每年出版几十部杂文集，却在书店里难寻觅？因为大多是自费出书，摆不到柜台上。这形成了一种反差——喜欢杂文的人确是与日俱增，创作杂文的人也不少，为什么成熟的杂文作者少之又少？这也要求我们把培养青少年杂文作者当做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这十年，又有几位杂文作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离开了我们，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些名字——王大海、蓝翎、牧惠、何满子，还有刚刚逝去的青年杂文作家徐怀谦。逝者长已矣，对于他们最好的纪念是研究他们的作品，总结他们的创作经验，像他们一样矢志不移地把杂文事业进行到底。

杂文理论的研究及发展，刻不容缓。十年来，我们的杂文事业不乏杂文佳品，但杂文理论却十分匮乏。《杂文选刊》近十年来编辑了五部杂文理论、评论图书，并计划一直编辑下去。我们希望所有关注杂文的朋友，更能关注杂文理论和杂文评论的建设，因为只有创作与理论同时提高，杂文才能真正的全面发展。

2012年8月于长春

目 录

历史·历史文学	王大海 (1)
制度	佚名 (3)
寂寞的“左拉”	孟波 (4)
因近事想起张松揭曹操的短	何满子 (7)
什么是实话	潘多拉 (9)
奴才英雄	刘洪波 (11)
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	游宇明 (13)
锋利的碎片	窥花宝典 (15)
政治生病学	刘洪波 (17)
暂住证的另类价值	韩湖 (19)
美国的“烧烤俱乐部”	蒋子龙 (21)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淡漠	张立勤 (24)
“国耻”内外有别论	秦海 (26)
死前一定要还债	沙叶新 (28)
“摇晃论”	罗建华 (30)
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	张心阳 (32)
幽默权	陈彤 (35)
假如我中了大奖	魏得胜 (37)
我们遗漏了什么	游宇明 (39)
谁该给谁让路的问题们	孙焕英 (41)
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	章明 (43)
谁能猜出船长的年纪?	陆先声 (45)
为牛二辩护的逻辑	赵牧 (47)
恶俗在伤口上开花	郑萍 (49)

愚蠢指数	刘 齐 (52)
鱼要找自行车	陆春祥 (54)
美国人的英雄观	张心阳 (56)
生命的账单	梅桑榆 (58)
速成时代	蒋子龙 (60)
关于两只名鸟的身世调查	陆春祥 (62)
读一本小说的理由	魏得胜 (64)
这燕咋到百姓家	散素人 (67)
什么样的“幸福时光”	潘多拉 (69)
伟大的几分钟	狄 马 (71)
尊重自己的公民	张心阳 (73)
最后的虚荣	张心阳 (75)
盛世下的沉思	徐怀谦 (78)
小康一解	刘玉堂 (80)
美国游戏战争	蒋子龙 (82)
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	王 安 (86)
“伟人”的国际性	魏剑美 (89)
我不是人!	陈 原 (91)
生不逢时胡文海	鄢烈山 (94)
把海倒进杯子	吴稼祥 (97)
所谓教育	佚 名 (101)
以萨哈夫为镜	潘多拉 (102)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肖复兴 (105)
让规则看守世界	陈全忠 (108)
黑猫纵鼠	张 峰 (110)
《吹牛学》自序	晋 军 (112)
一场没有留下后遗症的内战	周 彪 (114)
今夜无人道歉	小 川 (116)
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吴 非 (118)
那遥远的磨坊	邵燕祥 (120)
琐记	邵燕祥 (123)
打瞌睡	王跃文 (126)

罗马的还是希腊的	薛 涌 (128)
论看热闹——由逊帝大婚说起	李国文 (130)
两则“伊拉克新闻”的断想	侯志川 (133)
屋顶上的山羊	朱铁志 (135)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	王开岭 (137)
最后一幕	和菜头 (139)
有一种病叫“心流感”	魏剑美 (141)
政府里的“钟点工”	阮 直 (143)
从敌人到人	狄 马 (145)
盛世略编	刘洪波 (147)
想起了范熊熊	吴 非 (150)
贪官的狱中对话	徐怀谦 (152)
夜郎不准自大	王重旭 (155)
那肋骨点燃的火把	徐迅雷 (157)
不表态权	黄一龙 (159)
钟离意真像现代人	宋志坚 (161)
成分	郜元宝 (163)
生存	韩美林 (165)
陕北民歌：苦甜的爱情酸酸的曲	郗烈山 (167)
十字坡上的冤魂	黄 波 (170)
人人参与的恶俗	胡展奋 (172)
为什么他们的眼里没有泪水	徐怀谦 (174)
一切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黄 波 (176)
养鸡场长论“以人为本”	郗烈山 (178)
灵魂按摩	雷抒雁 (181)
安放那些老人	王小妮 (184)
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	徐怀谦 (186)
桌子的逻辑	何满子 (188)
权杖与华表	王跃文 (190)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其问题	李敬泽 (192)
学术	韩少功 (195)
活在春秋之抱柱而歌	李敬泽 (198)

夫人参观展览后	晓文 (200)
优质空炮热销	金晔 (202)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冯雪梅 (204)
中德官员对话录	宗合 (206)
杜甫的声明	颜玉华 (208)
如此多“焦”	陈染 (210)
做个平民有多难	韩小蕙 (213)
社会中那些庸常的恶	李鸿文 (216)
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	张心阳 (219)
去国依依	吴若增 (222)
一个大学生论文答辩后的致谢词	一雁飞 (225)
上帝保佑小孩和白痴	李开周 (227)
直到每个遇难者都有名字	刘克军 (229)
我是公民吗?	蔡应律 (231)
对话	周海亮 (233)
拿出治民一半的严苛与智慧去治官	曹林 (235)
不做“笔杆子”	黄波 (237)
过于争强好胜的都是二流选手?	木梓 (240)
我的葬礼上谁在哭泣	风起云飞 (242)
澡堂子引发的血案	李敬泽 (244)
这个时代还需要神话吗	迟子建 (246)
人人皆可为国王	梁衡 (248)
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	邵燕祥 (250)
摸脸游戏	秦德龙 (252)
我要听汇报 不要听指导	汪强 (255)
白天鹅的记忆	从维熙 (257)
小问题	罗西 (259)
现实与虚拟	倚栏读简 (261)
印象中的高考作文题目	陈彤 (263)
无辜的潘多拉	王重旭 (265)
那个飞扬跋扈的“国家罗汉”正在偷笑	杰文津 (267)
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	杨耕身 (269)

如何给政府写评语	潘多拉 (271)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廖保平 (274)
新闻点评数则	黄一龙 (276)
画圈	孙焕英 (279)
专家嘴里的火车	甘传炳 (281)
隐入草地的纪念碑	朱学勤 (283)
告密的类型	黄一龙 (285)
小沈阳埋葬了文化小品的时代	周志强 (287)
德先生、赛先生依然年轻	吴稼祥 (289)
大学里的“大楼”——为祭奠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而作	荻 园 (291)
白云空载天一阁	王重旭 (294)
老姨妈的自豪	王跃文 (297)
三次班会	王立腾 (299)
相互按摩各享愉悦	陈长林 (301)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师	梁文道 (303)
世上已无蔡元培	从玉华 (305)
于颖拼死为了什么	王 安 (307)
大学校长的蜕变	荻 园 (309)
命运交错的人生关口	张 伟 (312)
心灵没有感动，眼里为何饱含泪水？	孟 波 (315)
不必牺牲，你们走吧	魏得胜 (317)
我被谁阉割了	孙少山 (319)
谁还肯站出来认错	毕星星 (321)
中学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大学	徐百柯 (323)
从公民到草民	邵 筐 (325)
我想写一部新《地雷战》	侯志川 (327)
冤狱“复制”后的原地反思	郭光东 (329)
从批胡风说到“被运动”的群众	游宇明 (331)
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张 伟 (333)
我们需要原址重建人类社会	刘县书 (335)
“百年未遇”与“突如其来”	安立志 (337)
人才是裸树	吴若增 (339)

“80后”蜜蜂宣言	韩小蕙 (342)
跳过龙门又如何	王重旭 (344)
满载命运的过山车	徐百柯 (346)
病理切片上的群星	苍耳 (348)
大观园没让贾府更美好	马亚丽 (351)
我为普通公民制订的《说话守则》	汪弱之 (353)
毁灭	郑磊 (355)
让人敞开批评天塌不下来	张心阳 (357)

历史·历史文学

王大海

一

历史，如一座缀满枯藤的巍峨而神圣的殿堂。

它的前厅，供人瞻仰的地方，庄严地列坐着众多名流、显贵，他们巨大的造像须仰视始见，令观者肃然敬畏。

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在殿堂的深处，谦逊地隐藏着更多无名的真正的英雄。

而在历史最隐秘、阴暗的角落，则有无数永远沉默的灵魂——他们是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品。

二

历史的基本形态是悲剧。

几乎历史上所有的英雄都是悲剧人物。

历史文学应具有严峻的美，真实的美，悲壮的美。

三

持枪跃马冲向蜂拥而来的敌阵者，自然是英雄。

面对无声的群众能平静地说出历史真相的人，同样或更是勇士。

四

一位哲学家说：那些历史读起来平淡乏味的民族是幸福的。

我们却常常以自己历史的丰富多彩、富于戏剧性而自豪。

五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令人联想到一架疯狂的天平。

从天使到魔鬼，只在弹指一瞬间。

于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没有谜底的谜，和无数谜一样的人物。

要经过整整一代或是更长的年代，人们才能接近和获得那藏着谜底的封锁严密的箱上的钥匙。

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是令人痛心的。

六

忠诚，自然是一种可贵的优良的品质。

但要审慎地区别，决不要把忠诚与奴性混同。

历史和历史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忠诚”，其实只是奴隶对奴隶主的忠诚。它所能繁衍的，除了愚昧，便是灾祸。

七

我们能否这样看：

所谓“历史”者，是一片被重重迷雾所笼罩的、无边无际的瓦砾场。

所谓“历史学家”（含历史小说家、纪实小说作家），是一群手持放大镜，终日蹀躞在瓦砾场上翻拣那些破碎的砖石而希冀有所发现的人。但也常有贩假古董者混迹其中。

八

智商较弱者却常有较强的好奇心。

这很可能便是各种“内幕”、“秘闻”、“女明星婚变记”以及推理小说、纪实小说盛行不衰的社会、心理的根源所在了。

【选自王大海著《思想的落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制 度

佚名

有7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没有称量具和有刻度的容器。

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效果迥异。

方法一：拟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阿克顿的结论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

方法三：大家选举了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多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因此彼此相互扯皮，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一样多，就像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无疑将享有那份最少的。

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好的制度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高效，使人逐渐趋于公平与公正。做人也是一样，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分粥”制度，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往氛围，最终大家都受益。

【原载2001年7月20日《扬子晚报》】

寂寞的“左拉”

孟 波

在五一长假里，我心事重重，总觉得早该为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写下一点文字了。

初夏时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中国人或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或在旅途中享受良辰美景。没有人会想到4年前的这个时候，河南郑州某乡村一个弱小而无辜的生命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后被处决），没有人会想到3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10位白发皤然的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对此进行了控诉和声援。

也许不是人们想不到，而是这个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人们的记忆。然而我却把这个事件称作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一年之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一名德国间谍证明德雷福斯根本无罪。然而，法国军方却用尽各种手段，掩盖真相，伪造证据，拒不纠错。这时，法国著名作家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不顾势单力薄，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无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1898年2月发表了震动一时、举世闻名的《我控诉》，控诉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虽然7月左拉以“诽谤罪”被判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金而流亡英国，但他和军方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昭雪。这就是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开1999年第3期《同舟共进》、3月号《今日名流》和5月号《劳动人事社会专刊》杂志，一篇题为《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的文章赫然入目。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戴煌等10位北京知识分子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向全国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依法治国’、‘司法公正’、‘欢迎舆论监督’

的大好时代，在新闻单位力促公正审理连发三次专供高层领导参阅的材料、最高法院也予以干预之后，青年农民曹海鑫还是被郑州市法院蓄意枪杀了！”

1995年4月，郑州市金水区祭城乡西韩砦村经过民主选举，推举曹海鑫为村民小组组长。前任组长曹新豹于是心怀嫉恨，图谋报复。当年9月28日晚，在一系列公开的挑衅之后，其弟曹新春率众闯入曹海鑫家，执铁锨、木棍等追打曹海鑫。曹海鑫无处可逃，遂操起放置于室内的猎枪，意欲吓走对方。双方在争夺猎枪过程中，猎枪走火，击中曹新春腹部，送往医院后曹新春因失血过多死亡。1997年5月16日，郑州中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曹海鑫死刑。1998年9月25日，在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批示对此案要“慎重处理”的情况下，在最高院要求将该案上报由该院定夺、且案卷已调至最高法院的情况下，郑州中院以半秘密的方式对曹海鑫执行了处决。

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辜受害的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害的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无职无权却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更让人唏嘘感叹的是，两国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然而，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国那里，虽然反应迟钝，左拉的呼吁最终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国这里，10位知识分子的高声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飘进了一潭死水，一丝涟漪也没有激起；在法国那里，军方虽然顽固、无赖，但毕竟没有杀人灭口。而在中国这里，司法机关竟然违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处决“犯人”，连面对“慎重处理”的勇气都没有；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最终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还在哭泣；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事件”毕竟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时期，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事件”却几乎发生在21世纪的门槛上。

一时间，让人无法说清这到底是中国的“左拉”的尴尬。还是中国知识界的尴尬，到底是中国“德雷福斯”的悲哀，还是中国司法界的悲哀。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另一段历史来。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黎九莲因为同情刘少奇、反对林彪而入狱。1977年被枪杀时，其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在一起。双乳被割，尸体被奸。临刑前，她在一片手纸上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然而，不公、专制、独裁最喜欢的就是沉默，最喜欢的就是鸦雀无声。借着这沉默，它会把灾难一个一个降临到每一沉默者的头上。“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